



7

制图：安宁
版式设计：纪安静
责任编辑：高莉
执行主编：张敬东

2026年
2月27日
星期五

内蒙古日报

文物说



【出圈】呼伦贝尔博物院一级文物

【自白】

我是岁月的信使

□本报记者 高莉

我是一枚沉睡数千年的玉璧，裹着远古文明的星光，在悠悠岁月长河中以温润的弧度，记录着先民的智慧。

用玉石打制工具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出现，那时玉石在先民眼中是硬度高、韧性好、容易打制成锋利刃口的好用的石头。

新石器时代，先民使用的生产工具更具体，技术升级，有了先打制再磨制的玉斧、玉铲、玉刀、玉铎等器具，工艺也从单纯打制发展为打制、切割、琢磨、钻孔等，有一部分玉制工具逐渐脱离实用，演变为权力、身份的象征与祭祀的礼器。

我诞生于新石器时代一片水草肥美的聚落，是当时人们“以玉为礼、以牲为祭、以墓为坛”举行祭祀时不可或缺的礼器。我与刃部无使用痕迹的玉环象征“天圆”与权力，和玉斧、玉铎等被用来祭天、祭河，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器物。

说起远古先民制作我时的情形，可以用“以柔克刚”描述。他先精心挑选了一块质地细腻的玉石，用石片敲击出扁平的坯料，又用砂绳反复拉切，切割成方形片状。他的手上、脸上、头发上都沾着玉石的粉屑，有几次，粉屑调皮地钻进他的鼻孔，他不得不停下手中的活计连着打了好几个喷嚏。他用兽皮磨玉片，磨一会儿举起玉片对着太阳看一看，直到把方形玉片磨成圆形。

他闭眼深吸了几口气，进入最关键的环节——钻孔。这可是制作我最核心的工序，稍不留心玉面就会崩裂甚至断成几截，前功尽弃。他用早已准备好的骨管先从一个面钻孔，力气不敢太大，也不能太小，他屏着呼吸钻几下，长嘘口气，然后屏起呼吸又钻另一面。就这么周而复始，直到在玉片中间钻出孔，我问世了。

他长长舒了口气，用砂岩仔仔细细打磨我的外缘与内孔，直把我修磨得摸起来中部稍厚、边缘渐薄、整体看上去微有弧度，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从选玉石开始到完工，这个笑容我等了大半年。

先民们在制作玉璧的过程中不断摸索不断改进，不仅技术越来越成熟，而且玉璧的款式也越来越丰富。把两个或更多的玉璧联结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叫联璧；将一大一小两个玉璧内外套在一起，组成由两个同心圆构成的双重玉璧，叫重圈璧；在圆形的玉璧边缘上加工出牙状的几何板块，是牙璧，它们都是我的家族成员。

如今的我作为岁月信使，肚子里装满故事，躺在呼伦贝尔历史博物馆的展柜里，向人们讲述着哈克文化。

圆形玉璧出土于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哈克镇哈克村



精彩讲解扫码阅读

椭圆形玉璧

出土于陈巴尔虎旗东乌珠尔墓群，整体呈黄绿色、半透明，中央有圆孔，周边磨制得较薄，既可作饰品，也可作工具。



方形玉璧

出土于额尔古纳市吉拉林南6公里采石场，为白玉质地，边缘厚，中间薄，半透明，一面有石沁现象。

哈克玉璧载文明

□本报记者 高莉 通讯员 包慧娟

圆形玉璧

出土于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哈克镇哈克村，玉璧内、外侧边缘均呈圆形，外径90毫米，内径44毫米，厚仅4毫米。扁薄的玉璧两面光滑平整，整体端庄周正，呈黄绿色，夹杂红褐、灰褐色瑕疵，更显精美。玉璧外侧边缘处略薄，具备切割功能。



三角形玉璧

出土于海拉尔河支流伊敏河东岸鄂温克族自治旗塔头山遗址，内为圆环，整体较轻薄，靠一端边缘处钻有小孔，既可作饰品也可作工具。

(本版图片由呼伦贝尔博物院提供)

哈克文化是在呼伦贝尔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以细石器与玉器为特征，其代表性遗址位于海拉尔区哈克镇，是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哈克文化分布范围很广，由大兴安岭西北侧森林地带逐渐向呼伦贝尔草原过渡的蒙古高原上发现同类遗址200余处，出土文物包括细石器、玉器等。

距今8000至4000年前，以采集和渔猎为主的人类先民在今呼伦贝尔的海拉尔河、伊敏河、额尔古纳河、嫩江流域以及呼伦湖水域，挖穴为屋，烧土为陶，采石制器，慧心琢玉，创造了哈克文化。

哈克文化以呼伦贝尔市哈克遗址、东乌珠尔墓群以及塔头山遗址等为代表，不仅拥有绚丽多彩的玉器工艺制品，还有着独立的玉器文化起源。这些精美的玉器表明，呼伦贝尔的哈克文化可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以及长江下游苏杭地区的良渚文化媲美，对研究中国玉器文明起源的多元化提供了参考价值。

哈克文化诸遗址出土的玉器中有16件玉璧，形状有正圆、椭圆、不规则形，均圆润规整、质朴厚重。呼伦贝尔博物院呼伦贝尔历史博物馆“星耀北方——史前时期的呼伦贝尔”展厅，陈列着4件玉璧，为一级文物，记录着呼伦贝尔地区

远古时期的故事。

时光回转到1999年，考古工作者在村民的带领下，在哈克镇哈克村海拉尔河畔的二级地上发掘清理，发现了哈克遗址的第三处地点，出土了一件圆形玉璧。玉璧内、外侧边缘均呈圆形，外径90毫米，内径44毫米，厚仅4毫米。扁薄的玉璧两面光滑平整，整体端庄周正，呈黄绿色，夹杂红褐、灰褐色瑕疵，更显精美。玉璧外侧边缘处略薄，具备切割功能。

呼伦贝尔历史博物馆历史研究部主任包慧娟说：“鄂温克族自治旗出土了11件和这件玉璧同类型的哈克文化玉璧，它们整体也为圆形，只是形状不如这件标准，现在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海拉尔河流域是哈克文化的核心，陈巴尔虎旗东乌珠尔墓群遗址出土了一件椭圆形玉璧，长68毫米，宽59毫米，厚6毫米，整体呈黄绿色、半透明，通体磨光，中央有圆孔，周边磨制得较薄，既可作饰品，也可作工具。”

除了圆形和椭圆形玉璧，哈克文化遗址中还有不规则形玉璧，造型独特。海拉尔河支流伊敏河东岸鄂温克族自治旗塔头山遗址出土了一件三角形玉璧，内为圆环，器较轻薄，靠一端边缘处钻有小孔。通长40毫米，通宽38毫米，厚2.5毫米，既可作饰品也可作工具。此外，额尔古纳市吉拉林南6公里采石场出土了

一件方形玉璧，通长64.5毫米，通宽60毫米，厚5毫米。玉璧边厚，中间磨薄，中有圆孔，为白玉质地，半透明，一面有石沁现象。

地质资料显示，呼伦贝尔地区产玛瑙不产玉。那么，新石器时代的哈克先民用以制作玉璧的原料从何而来呢？有关专家认为，贝加尔湖位于西伯利亚的南部，古代称“贝海”，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族群的主要活动区域，这里盛产玉，就是我们常说的“俄罗斯玉”。呼伦贝尔距贝加尔湖不远，哈克先民制作玉璧的原料很可能来自贝加尔湖。还有专家认为，在我国东北地区，辽宁省出产著名的岫岩玉，质地细密，颜色鲜艳，是工艺雕刻的上好材料，哈克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璧原料可能来自岫岩，这说明8000至4000年前，哈克人已与外界建立了交流联系。

呼伦贝尔历史博物馆副馆长赵艳芳说：“玉器原料的获取与交流体现了哈克人的生存智慧，而玉璧作为哈克文化的重要载体，浑圆规整、温润厚重，绝非简单的物质存在，而是哈克先民精神世界的具象化呈现。玉璧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鲜明标志，它作为财富与权力的象征，呈现出从工具向礼器转变的趋势，诠释着‘惟玉是礼’的精神内核，印证了8000至4000年前，文明的曙光已洒落在呼伦贝尔大地。”

【观点】

独特的中国范儿

□赵艳芳

“君子比德于玉”，赋予玉仁、义、智、勇、洁等高尚品格。玉器历经近万年传承，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与精神追求。

玉器诞生初期，与石制工具同源共生。新石器时代的各文化遗址大多出土过玉石制作的凿、斧、矛等生产工具或武器，有的有明显的使用痕迹，说明这些玉器当时尚未从石制生产工具中分化出来。

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玉器成为祭祀礼器，占据重要地位，先民用玉器显示权力、地位，并以随葬玉器的种类和数量表示墓主人一生的身份。

先秦时期，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礼法制度，对玉制礼器的使用作了严格的规定，并写入典章。《周礼》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意思是用玉制作六种特定的礼器，用于祭祀天地四方，苍璧（圆形带孔）祭天，黄琮（外方内圆）祭地。

此后，各朝代对玉质礼器和玉质配饰的使用均有严格规定。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诸佩，一品佩山玄玉，二品以下五品以上佩水苍玉。”直至北宋，开始盛行玩赏与收藏古玉。明清时期，民间玉肆仿效宫廷琢制仿古玉器，供王公贵族、文人学士玩赏。

中国的玉器文化历经万年嬗变，始终与中华文明的发展同频共振，不仅孕育出精湛的玉器制作技艺，更承载着深邃的文化内涵与哲学意蕴，成为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标识，影响了周边国家礼制规范与审美体系。在古代丝绸之路的贸易网络与文化交流中，玉器作为跨文明对话的重要媒介，推动中国玉文化与中亚、西亚文明展开深度互动，为人类文明互鉴提供了独特的中国范儿。

(作者系呼伦贝尔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史话】

远古文明的回响

哈克遗址是呼伦贝尔草原地区早期先民及古代游牧部落遗留下来的聚落遗址，对研究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史前文化和古代游牧部落的发展壮大，以及与周边地区的文化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哈克”是蒙古语，汉语意思是“低洼草甸子上的塔头墩”。塔头是一种高出水面几十厘米甚至一米多的草墩。“哈克”，生动描述了该地区史前时期的自然环境。哈克先民生活在大兴安岭西北森林地带逐渐向呼伦贝尔草原过渡的蒙古高原，使用弓箭、石刃等细石器工具，以渔猎、采集为生。

考古工作者于1985年、1986年、1999年发现了哈克遗址的三处遗址点。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现呼伦贝尔博物院)馆长赵越先生于2001年首次提出并命名了“哈克文化”。2003年至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海拉尔区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开展了正式考古发掘，进一步揭示了呼伦贝尔地区史前人类及其文化的面貌。

经过多年调查研究，考古专家认定，哈克文化至少有数千年的历史，对探讨中华文明及人类文明的起源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哈克文化“出世”，是人类史学界、考古学界的大事件。长期以来，黄河流域被视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红山文化将中华文明的历史追溯至更早时期，哈克文化更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北方地区复杂社会的形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学术共识提供了珍贵佐证，增强了我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自信。

(包慧娟 供稿)